

我們將經文念一段：

【阿難。若無明時。名不見者。應不見暗。若必見暗。此但無明。云何無見。】

這個經文接著前面一段來的，世尊在此地與阿難尊者反覆的辨別見明、見暗的問題。世間人往往把見明認為是有見，見暗就不見，在我們平常常識都是這麼講。白天的時候看見沒有？看見了；到夜晚的時候沒有燈光，看見沒有？沒有看見。這個話實在是顛倒的，沒有看見，暗不是看見了嗎？怎麼說是沒有見？仔細去觀察，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見解、言語顛倒，錯亂得實在是太離譜。可是我們日常生活當中沒有留意，好像習慣了，大家就這麼說，其實是很大的錯誤。在佛法裡面是要教我們認識事實的真相，不允許有錯誤的見解，也不允許有錯誤的言詞，這樣子才能夠見到諸法實相，就是一切法的真實相。經文前面兩句大意都是講的見性，見性沒有日月燈，這就是光明的來源，沒有明之緣，我們就叫它做不見，『名不見』，名是名詞，我們就給它一個名字叫不見。要是真的不見，那連暗也不見，才叫做不見。雖不見明，可是他又見到暗，由此可知，他是不見明相而已，不能說沒有見，說沒有見這是錯的。這是一般常識，很容易體會到。

在唯識裡面講眼識九緣生，第一個條件就是明，可見得沒有明的時候眼識不生，在黑暗當中見到暗的時候，諸位要記住，那不是眼識見，那是見性見。眼識在九緣裡頭有明，九緣裡頭離了一個，眼識也不能生起。從這裡就能夠體會到，見性與眼識有什麼不相同的所在。什麼時候是眼識與見性聯手起作用？這是在明這個緣當中

，見性跟眼識起聯合的作用。沒有明的時候，換句話講，沒有眼識，單獨是見性起作用，這是我們自己能夠勘驗的。而佛在楞嚴會上，這個經雖然講得還不太多，這樁事情大致我們也能夠了解一些。如果細心來觀察，這裡面境緣確實是相當的複雜，決定不是一個單純的。見明之見，所謂虛妄眼識遍計執情，明暗都能夠見，這是阿賴耶的見分，是依他起性。見分如第二月，遍計所執的眼識如水中之月，第二月就是捏目所見的二月，比起水裡面的月影要勝過多多。說到第二月，就是阿賴耶見分之見，還比較容易體會到；確實見性之見不容易體會，要到真正能見到見性之見，這才是禪家所講的明心見性，才能派得上用場。這是在一切大乘經典裡面，希望大家特別留意，學佛就為了這麼一樁事，《法華》裡面所講「一大事因緣」。再看下面經文，這是佛再叫著阿難：

【阿難。若在暗時。不見明故。名為不見。今在明時。不見暗相。還名不見。】

都有一個『不見』，明就不見暗，那也不見；暗則不見明，又是不見。

【如是二相。俱名不見。】

諸位想想，哪有這個道理？

【若復二相自相陵奪。非汝見性於中暫無。如是則知二俱名見。云何不見。】

這個經文好懂，好懂的我們就不必多說。明暗是外面境界相，境界相在變化，見性沒有起變化，明來見明，暗來見暗，怎麼能說不見？在本經世尊前面種種開示，我們應當還能夠記得，見性確實是脫根脫塵的。明暗是塵，是色塵，眼是根，眼睛瞎了，盲人他也能見，可見得見性是獨立的；換句話說，見性豈是四緣所生？這已經就答覆明瞭了。阿難誤會見性是緣生的、是因緣生法，我們由事

實上種種來證明見性不是緣生的。這底下就做結論：

【是故阿難。汝今當知。見明之時。見非是明。見暗之時。見非是暗。見空之時。見非是空。見塞之時。見非是塞。】

這是就眼前現量的境界列舉出來，讓他自己去辨別，能見之性與所見的境界不一樣。明、暗、空、塞是所見的境界，能見的見性在境界裡面是獨立的，不為境界所轉。境界是緣生的，明暗空塞都是緣生的，凡是緣生的就是生滅法，也就叫做有為法。不是屬於緣生的則是無為法，有為是假的，無為是真的，這是講這一分帶妄之真，這是說見性。見性雖然不是緣生，但是諸位要曉得，在唯識裡面講得很清楚，依舊是自己業識變現之物，它是阿賴耶的見分，比起純真無妄的妙覺性還要隔一層。我們講見性，是要以純真無妄的妙覺性為目標，絕不是止於阿賴耶裡面的見性，這雖然是高明，問題還是很多。像這些境界，我們雖然在初學也應該略知一二，為什麼？在我們修學過程當中不要發生誤會，這一點很重要。

阿羅漢、辟支佛他們連阿賴耶的見分也沒有見到，何況是真如本性？佛在小乘經裡面所講的多半只講到六識，阿賴耶跟末那不是講，很少講，由此可知，阿羅漢的智慧有限。大乘法裡面常講阿賴耶識，可是得見性的菩薩才能夠明瞭。這一門學問最大的障礙，就是我們自己的妄念分別，這是我們沒有法子離開的。在本經阿難尊者就示現一個例子，確實我們學東西就跟阿難一樣，佛這個問題跟我們講了，想想又生另外一個問題，枝枝節節是不勝其煩。佛也了不起，不厭其煩一樁一樁來解釋，這在修學之中就稱作叫漸修。他是遇到這麼個好老師，這個老師是高手，層層給他剖析。如果我們遇不到這個高手，幾次解釋還不能懂就算了，這孺子不可教也，那就難了。佛祖確實是不一樣，他有耐心，只要你肯學，總不捨棄，以種種善巧方便誘導我們悟入。楞嚴一會我們就看到佛的教學。

再看下面經文說：

【四義成就。汝復應知。見見之時。見非是見。】

『四義』就是講明、暗、塞、空，『成就』是講以此為例，就是用這四個法子證明能見的見性不是所見的境界，現在也就是例此而已，這是四義成就。從這個比喻當中，『汝復應知』，復是又，你又應該要覺悟，知就是覺悟的意思，你要有知覺。『見見之時，見非是見』，這兩句話很重要，這裡面一共有四個見，這四個見字有真見、有妄見。真見見到妄見的時候，真見是見性，妄見是指眼識。下面一句，「見非是見」，真見非是妄見，這比見性見境界又要深入一層，為什麼？妄見也是能見。真見是能見，妄見也是能見，能見見能見，比能見的見性見外面的境界，這要差很遠，明暗塞空它不能見，它是所見。這樣說，這兩句諸位就有了一個概念。什麼是真？真到什麼程度？要在這一段經文裡面來講，逐漸講到純真無妄。十番顯見，上來八番都是帶妄之真，第九、第十這兩段，漸漸把帶的一分妄也要脫掉，這個兩句逐漸向純真無妄上走了。

「見見」，上一個見是指妙明真心，我們講的本性。本性裡面本來無一物，哪裡還有個見？由此可知，這一個見是方便說。本性有本覺，不得已將本覺說之為真見，只有言詞，絕不能執著。我們之所以沒有法子悟入，說了個真見，就執著還有個真見、還有個妙明真心。這些名詞要曉得都是廢話，佛所謂黃葉止啼，要曉得他的用意，我們既不能離開它，也不能執著它，這樣才能夠悟入。離開它，我們沒有依靠，好像行路沒有個方向；執著它，變成障礙，動彈不得。所以，要懂得方便。這就好比第一月，這是真正的月亮。第二個見就是阿賴耶的見分，見精明元，有如捏目所見的二月，第二月，前面講得很多。佛在此地告訴他，你又應該要知道，真見的見性、真性，照見阿賴耶見分的時候，這個真見純真無妄，就連阿

賴耶的見分都比不上，何況眼識那個妄見？眼識之見，見量可以說太小了；阿賴耶的見分，這個見量就相當之大。

我們曉得十法界依正莊嚴是唯識所變，阿賴耶的見分的能力也是盡虛空遍法界，它有這麼大的能力，可是它是第二月，它不是第一月。為什麼？阿賴耶的見分裡面不覺，真性的真見是覺。幾時我們見色聞聲，像六祖所說的，一一見中、一一聞中生無量智慧，那個時候就是你真見在用事，境界就大大的不相同。真見跟妄見是一不是二，既然是一，為什麼叫做真、叫做妄？覺的時候叫做真，迷的時候叫做妄。阿賴耶與真如本性是一不是二，覺的時候叫真如本性，迷的時候叫阿賴耶，就是這麼回事情。由此可知，關鍵就是在迷悟。可這個話實在是說得太多，說多也就是為了這一樁事情，多即是一，是為了這一樁事情，一即是多。諸位果然要想悟入的話，一定要在根本上下手，像我們中國禪宗所用的方法，我們過去講過《禪宗集》，講過《頓悟入道要門論》，這是禪宗最著名的語錄，我們讀過，都是叫我們要從根本上下手。根本下手是什麼？根本是一，不二。《維摩經》裡面講的不二法門，這確實是最快捷悟入的一個法門。念佛法門就是修這一個法門的代表，你看念佛的宗旨在一心不亂，這不是講一嗎？一心不亂就悟入了。

我們自己想一想，我們是不是在一心不亂上用功夫？我們二六時中忙什麼？諸位要是忙著一心不亂就有悟入的指望。要是愈忙心愈亂，這個事情就麻煩，那跟諸位說，這一生又要空過，沒有機會悟入！佛法對於一切眾生是平等的，絕對公平、決定沒有偏心。諸位想想，如果要是偏心、要是不公平，你們看看五祖，神秀那一夥人跟五祖三十多年，給諸位說，情同父子。到最後傳法傳給一個不相干的人，還是個沒有開化的人、是個野蠻人，又不認識字，來了八個月才見兩次面，就傳給他。諸位想想看，當時那些大眾當然

不服氣，經裡頭雖然沒有明說，我們能想像得到，大家心裡都是不平、怨恨，祖師老糊塗了，怎麼把衣鉢傳給那個人，所以大夥商量才派人去追，想把衣鉢搶回來。佛法是公平的，神秀大師雖然跟了三十年，沒悟，為什麼沒悟？沒有到一心，還是三心二意。你看他呈偈子的時候，又想送去又不敢送，搞了多少次，最後沒有辦法貼在牆上。心不一，沒入門，心裡面有疑惑，六祖心裡沒有疑惑。

《壇經》，我也一再的跟諸位說，是大乘佛法的綱領，尤其是《壇經》裡面曹溪原本裡頭的第一章，第一章就是一部完整的經，序、正、流通三分具足。那是六祖當年在於大梵寺一次的開示，一天所講的，是一個完整的講記。六祖大師的講記最完整的就是這一篇，向後都不是，那是集起來的，是分門別類集起來的。就是第一章是他完整的一個講記，那就是完完整整的一部經。諸佛所謂上上乘法是盡在裡許，那一章要是悟了，一切都悟了。我們在這裡面仔細去觀察，悟與不悟就是我們心能不能做到一。怎麼講一？在一切法裡頭都不起分別，心才一，那個心才起分別就是二心、三心，哪裡能夠一？諸位要知道，分別是第六意識的功能，執著是第七識的事。你要是一切法裡面不分別不執著，就是轉識成智，智是從一心裡面生的，一心才生智慧，二心不會生智慧的；一心是佛法，二心是世間法；一心就是聖人、是佛菩薩，二心是凡夫，這叫關鍵的所在。

妄見是什麼？就是分別。分別見、執著見，在一切法裡頭生種種見解，這就叫妄見；真見裡面決定沒有這些東西。我們只要把這些東西擺脫，像六祖大師一樣，入一真法界，這是我們的好榜樣。我們現在學佛最放不下的，給諸位說，身見，這在煩惱裡頭是第一關，第一關不容易打破。什麼都要為了這個身來想，要名是這個身，要利也是這個身，要怎麼樣享受也是這個身，身害死人。在這個

身見裡面起無量無邊的誤會，把虛妄、假的當作真的。佛給我們講真實法，聽是聽了，偶爾點點頭，根本就不相信。所以無量劫來還在生死流轉、還擺脫不了輪迴，這是我們現前的境界。什麼時候能夠像六祖一樣，什麼都不想，心裡面乾乾淨淨、一絲不掛，本來無一物，這就入境界了。這個時候真見之體就擺脫妄見，擺脫妄見就是《華嚴經》裡面講的一真法界，就是《維摩經》裡面講的不二法門，《法華經》裡面講的入佛知見。這一節經文裡面所說的，這是境智不二，所以說名為見。

【見猶離見。見不能及。云何復說因緣自然及和合相。】

『見猶離見』，是說真見的自體尚且離見精明元，尚且不是見分之見以及見聞之見可及，所以說『見不能及』。這個話要是一下體會不過來，還用前面月亮來比喻，捏目所見的二月，以及水裡面現的月影，所謂千江有水千江月，水中之月跟捏目所見的二月都比不上真月之體，這是說「見不能及」。下面話就是責備阿難尊者，『云何』，就是為什麼你還要說因緣生或者是自然有，『及和合相』？到下文佛又舉一個比喻，比喻見與眚，眚就是眼睛有病，說「眼眚之時，眼非是眚，眼猶離眚，眚不能及」，跟這一段句子非常相似，但是意思很容易懂。但是見精帶一分妄，已經不是因緣、自然、和合，它帶一分妄，那一分妄是迷，帶一分迷情而已，也就是不覺。所謂一念不覺而有無明，它是帶了一念不覺，那一念不覺不是自然的、也不是因緣的。如果要是因緣，那就不叫妄，那就真是了，沒有因緣，這才是假的，有因有緣這個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了。非因非緣，也不是因緣自然和合有的，這是講帶著一分迷的見性、帶著一分不覺的見性都是如此，何況純真不帶不覺的真性？真實的見性，在此地也不得已給它安個名字，叫清淨實相。我們千萬不要執著這個名相，一執著這個名相，真性就又帶一分妄了，這個

名相就是妄。所以我們是循佛的言語要去悟入，不可以死在句下、不可以隨語生解，要緊在此地。經裡面常講「離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」，離一切相，譬如真月不帶二月之相；即一切法，譬如二月就是真月之體，這個見見非見之性亦復如是。

【汝等聲聞。狹劣無識。不能通達清淨實相。吾今誨汝。當善思惟。無得疲怠妙菩提路。】

阿難尊者在楞嚴會上所示現的是小乘的身分，佛陀在這裡責備他，就是責備二乘權教菩薩氣量太小，『狹劣無識』。為什麼說他氣量太小？他們是處處著相。佛過去所說種種教誨，拿現在的話也真是好學生，都是記在心裡不忘。我們看他是不是算個好學生？老師的教訓都是記得不忘，在世間法裡面是好學生，出世間法裡頭就是笨學生。世間法普通來講是好學生，世間法第一等教學裡頭也不是好學生。世間法，諸位看看《禮記·學記》裡面，「記問之學，不足以為人師」，你記得再多，博聞強記不算高明。可見得世出世間高明的教學是教你開悟，不是叫你記得多，說多說少都沒有關係，要緊的是開悟。有些人久聞才開悟，有些人一聞就開悟，要緊的是在悟，不在多聞。

我們看看《壇經》真正是發人深省，《壇經》上所記載的，六祖大師見五祖，只談了幾句話，這一問一答只三次，而且問得也簡單，答得也簡單，就派他做苦工去了，這一做做了八個多月都沒有見過面。第二次見面是隔了八個多月，五祖跟他頭一句話就說，我想你的見地很管用。諸位想想看，八個月以前談的幾句話，五祖記得那麼清楚，那個見是什麼見？諸位要曉得，那是正知正見，那是佛知佛見。我們要是輕易就看過，那就對不起祖師！可用，用在哪裡？用在日常生活當中，佛知佛見用在日常生活當中，這個日常生活的境界就是一真法界。五祖這句話就是給他證明、印證，你已



經入一真法界。所以他那個幾句話言語那麼簡單，其味無窮，你要是細說說不盡。絕對不是一天到晚在那裡博聞強記，在那裡研究討論之流。像神秀大師他們那一幫人就是幹這個，天天在研究、天天在討論，搞了三十幾年還沒有入境界，還是障礙，這就叫「狹劣無識」，狹是見地不真，得少為足這叫劣，既狹又劣，所以叫無知、無識，不能通達清淨實相。清淨實相就是真如本性、就是一真法界，那個名字不一樣，意思完全是一樣的。

在這一大大段經文，這是末後的這一番，從「見見非見」這四句開始，都是講純真無妄；換句話說，就是指引我們契入清淨實相，實相就是真心。可是我要說真心，這兩個字很難懂，一般人乍聽這兩個字也是隨語生解，「真心，我的心很真，不假」，實際上心在哪裡？你看看《楞嚴經》前面「七處徵心」，心在哪裡？心在哪裡都不曉得，不要說真心、妄心，不管它真與妄，心在哪裡？你看楞嚴會上前面七處，阿難在找，找內，內也不是，找外，外也不是，中間也不是，有也不是，無也不是，你看看心在哪裡？可是這東西真有，不是沒有，既然有，為什麼找不到？阿難跟釋迦牟尼佛在楞嚴會上表演的那一套，就是叫我們覺悟。心在哪裡？盡虛空遍法界無不是，所謂「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」。經前面我們念過，大而世界，小而微塵，無不是因心成體，心是一不是二。不是說我有個心、他有個心、你也有個心，那是妄心；真心是一，不但一切有情是一個真心，無情也是這個真心變現出來的。

所以《華嚴經》裡面才講「情與無情，同圓種智」，要不是一心為理體，諸位想想，怎麼能同圓種智？這是事實的真相。實相，實相本來就是清淨的；換句話說，不清淨就見不到實相。由此可知，佛在《金剛經》上叫「諸菩薩摩訶薩」，那個諸菩薩摩訶薩是從初發心到等覺，統統包括在其中，佛那麼鄭重的來告誡，「應生清

淨心」，為什麼？清淨心就能證得實相，實相就是徹底的悟解、大徹大悟。怎麼樣才能夠生清淨心？佛又慈悲教給我們，「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」，這個心就是清淨心。可見得我們的心不清淨，就是住境生心，我們生的是妄想心，心裡面有一物就永遠不得清淨。不但世間一物不能住，色聲香味觸法，那個法裡面包括著佛法，世間法、出世間法、佛法都包括在其中，佛法也不能住。所以佛才告誡我們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」。我們把這些大經大論擺在眼前，佛是橫說豎說、深說淺說、長說短說，無不是說這麼一樁事。所以給諸位說，一經通是一切經通，一門入一切門都得到了。

現在最難、最麻煩的，如何叫我們心不住在六塵上，這就是平常講的放下，把六塵放下。六塵包括六根，因為六根是屬於色塵，念佛人常說放下身心世界，就是《金剛經》講的「無住生心」，那個生的心就是一心不亂，一心不亂你就見到清淨實相。所以我們一想到自己這一生就迷了，想到我明天生活怎麼辦就迷了，覺悟的人絕沒有這一念，迷才有這一念。孔夫子在陳絕糧，釋迦牟尼佛三月馬麥之報，試問一問，釋迦牟尼佛那時候沒飯吃了，會不會著急我這麼大團體一千多人沒有人供養，明天怎麼辦？佛如果要動這一念，那就是墮落到凡夫地。不但佛沒有這一念，佛那些弟子當中也沒有這一念。我們行嗎？所以，想想人家為什麼悟，我們為什麼迷？這個真是要緊關鍵的所在。人家不要說是沒飯吃他不動心，你看僧肇大師所講的，「將頭臨白刃，猶似斬春風」，如如不動，他殺頭的時候伸其脖子，砍了就像砍春風一樣，他不動心。正是《金剛經》上所講，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，所以他的心總是清淨的。

給諸位說，清淨心中沒有生死，一心裡面沒生死，生死不了了。怎麼說生死不了了？生死不二，他到這個境界確實是不二。我們現在

怎麼樣？為什麼貪生怕死？因為生死是二不是一，肚子飽跟肚子餓是二不是一。什麼時候我們能把這個迷情打破，破了之後你得大自在，你跟從前完全換了一個人，超凡入聖。這個聖是大聖，地位在二乘、權教之上，為什麼？二乘、權教還沒有這麼灑脫。你看看小乘雖然出了三界，他不度眾生，為什麼？眾生太麻煩、太難度，剛強難化，算了，還是少惹他好，還是做自了漢去！不惹這個麻煩，這就是心依舊不是真正的清淨。比起我們，他是清淨，他是放得下，比起那些大菩薩他還是放不下，他不肯隨緣。

佛在這段末後說『吾今誨汝』，這句話總包括前面十番顯見，不要聽了「吾今誨汝」，以為就是上面這幾句話，不是的，是整個十番顯見，這是一會所說的。『當善思惟』，善思惟是說要善自體會，體會迷妄要捨棄，真性要趕快證取，妙覺明性這是真的，我們趕緊要取。『無得疲怠妙菩提路』，「疲怠」就是因循苟且、悠悠忽忽，這是眾生學佛之所以不能成就的大毛病，放逸、不認真，不曉得在道上精進，天天去搞名聞利養，不曉得了生死而貪生怕死。這都是把方向搞錯，走入了歧途。好像我也跟你們諸位說過幾次，我過去在香港講經，有些年輕的人要來跟我學，我就告訴他兩個條件。他問我是哪兩個條件？我第一個條件就說，學講經、學弘法第一個條件要不怕死，怕死不能學。第二個條件不怕窮，為什麼？走這個路子沒有人供養，心裡不要求著將來有人供養。就是名聞利養要放下、生死要看破，人能下這樣的決心一定能學成，那就不難。

這兩個條件不具足，諸位曉得，香港那個地方花花世界，誘惑的力量太大，在那裡搞經懺佛事。我當年在那個地方的時候，普通一個出家人，剛剛出家二、三個月就去搞經懺，每個月收入港幣大概三千塊的樣子，你說這個誘惑力量多大。那個經懺佛事三個月就行了，就學會，馬上就可以賺錢。趕個一年，自己就可以買個公寓

房子，搞個兩年買兩棟，還可以一棟出租。所以香港法師，哪個不是港幣幾百萬的財富？富僧，不是貧僧，從前是貧僧，這是富僧。你要是學講經、學教，最低限度要學十年，人家學三個月就賺錢，你學十年還未必能賺錢。為什麼？你要是沒有法緣，講了都把人家講跑掉，哪裡能賺錢？天天要準備挨餓。所以我告訴他，要不怕死、要準備挨餓才可以學，否則的話還是搞他們那一套，那很現實。這是學佛的先決條件，就是你有沒有這個認識？你願意走哪條路，隨你選擇。

這個地方「無得疲怠妙菩提路」，該放下的要放下，該取的要趕快取，取的什麼？一心，明心見性，取這個。絕對不要起念，「這個有道德的人，他還會挨餓嗎？他還會受人瞧不起嗎？」你有這一念就錯了。釋迦牟尼佛在當年瞧不起他的人多得很，提婆達多處處找他的麻煩，六群比丘那都是學生內部搗亂，外有障礙，佛都如此！六祖大師得了衣鉢，你看多少人要追他，還要殺他。我們的德行能比得上佛嗎？能比得上六祖嗎？我們今天受這點難算什麼？這點苦難都熬不過去，還想有成就嗎？所以這是應當要反省、要檢點。諸佛菩薩、祖師大德不但是言教，他一生的遭遇就是身教，給我們做榜樣的。那個時代人心都厚道還如此，我們現在生在這個時代，給諸位說，是人騙人的時代，最凶險的一個時代。我們要禁得起考驗，要真正去抱定一個決心，學一個於人無爭、於世無求、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。把我們自己的腳跟站住，絕不同流合污，寧死不爭，這樣在道業上就有成就，才能解得如來真實義。好，今天就講到此地。